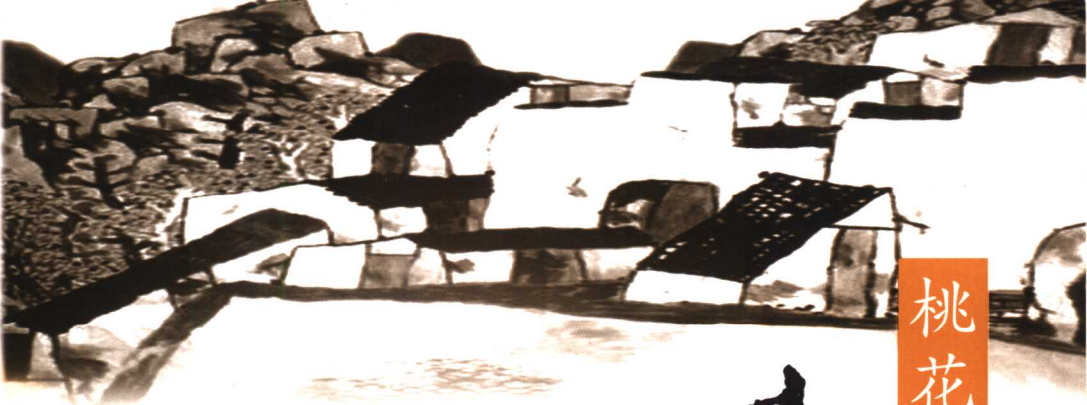




桃花沟的女人

青杏杨花
卷

冯继然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桃花沟的女人

青杏杨花

卷

冯继然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沟的女人·青杏杨花卷/冯继然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 1

ISBN 7 - 80623 - 629 - 5

I. 桃…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2424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5.125
邮政编码	450011	字数	350000
承印单位	新野县远大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数	1—5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6年1月第1版
纸张规格	890毫米×1240毫米	印次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629-5/I·447	定价	2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2
第三章	49
第四章	68
第五章	85
第六章	101
第七章	119
第八章	133
第九章	147
第十章	163
第十一章	177
第十二章	190
第十三章	204
第十四章	226
第十五章	243
第十六章	258
第十七章	279
第十八章	297
第十九章	309

第二十章	322
第二十一章	338
第二十二章	353
第二十三章	365
第二十四章	379
第二十五章	398
第二十六章	413
第二十七章	425
第二十八章	437
第二十九章	448
第三十章	462

第一章

那山的名字很响亮，因为它叫桃花山。那沟的名字更响亮，因为它叫桃花沟。桃花沟的女人都漂亮，桃花沟的女人都了不起。在人们的记忆中，桃花沟发生过许多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但起因成败，都发生在女人的身上。

传说明末亡国之君崇祯皇帝的女儿，当年就逃亡到桃花沟，在这里网络各路的豪杰，反抗满清王朝的统治，英名威震桃花山，桃花沟的人得过她许多的好处。后来，白莲教的一位女首领，又在桃花沟举义旗，桃花沟的人也得过她不少的好处。这两个少有的女人，虽然都给桃花沟带来过一时的辉煌，但当她们失败时，桃花沟也遭受过多次的洗劫，桃花沟人要么被杀，要么被打，可算是都经历过血与火的洗礼和考验。要说对桃花沟人影响最大的，却是民国初年桃花沟的美女黄仙子。据说，黄仙子一生下来就会笑，父母高兴得了不得，桃花沟人也是谁见谁喜欢。但是，一位过路的算命先生却败兴地说：“这姑娘天生是大福大祸的命，成则全沟人都沾光，败则全沟人都遭殃，最好是把她扔到山上喂狼去。”为这话，算命先生还挨了桃花沟人一顿打，但却让他给说中了。黄仙子长到十六岁时，不仅出落得像花骨朵似的恁好看，而且聪明、贤惠。桃花沟的人都盼她能找个有权有势的好婆家，给桃花沟带来好运气。于是便到处地传扬，黄仙子如何漂亮，又是如何

的聪明。可悲的是高门豪富的人家没听到，却惊动了山大王癩蝎子，带人马来到桃花沟，要抢黄仙子去成亲。从来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桃花沟人，自然不答应这门亲，便跟癩蝎子干上了仗。结果癩蝎子仗着人多势力大，打死打伤了桃花沟老老少少几十号人，连黄仙子的亲爹娘也被打死了，硬是把黄仙子抢了去。后来人们都传说，黄仙子被抢到山上后，连一点反抗都没有，很快就和癩蝎子拜了堂，并和土匪们处得很亲热。这事传到桃花沟，沟里人都骂黄仙子是狐狸精，天生是桃花沟的大灾星，悔不该当初不听算命先生的话，把她扔到山上喂狼去。谁知就在桃花沟人对黄仙子恨得咬牙切齿时，黄仙子却突然回来了。她不但花了很多钱，隆重地祭奠了为保护她而死的桃花沟人和爹娘，还给桃花沟活着的人分了不少的钱财。正当人们拒之不受，并对黄仙子产生疑问时，黄仙子突然跪倒在地上，朝大伙儿磕了三个头，接着又大哭了三声，说：“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俺这辈子生来就是主贱命，给父母和乡亲们惹了祸，你们就是把俺千刀万剐活埋了，让俺死上十回八回都不冤。不过，俺前日已经杀了癩蝎子和他手下的喽啰们，咱桃花沟的血海深仇已报了，俺今几个回到沟里来，就是以身谢罪的。众位乡亲，请原谅俺这个命苦主贱的女人吧……”说罢，拔出锋利的匕首，刺进了自己的胸膛。事后桃花沟的人才知道，原来黄仙子委身癩蝎子，就是为了找机会，给死去的亲爹娘和桃花沟人报仇的。就在她取得了癩蝎子的信任并跟土匪们混熟后，利用土匪们火并的机会，暗暗地在酒里下了毒，结果把土匪们都毒死了。黄仙子是个好样的，她的大智大勇无人可比，她真是一个仙子啊！桃花沟人对黄仙子肃然起敬，并且厚葬了黄仙子，还把黄仙子视为桃花沟人的骄傲。

火热的山风掀开了桃花沟又一页崭新的历史，桃花沟从此又火起来了。

桃花沟火的原因仍然是女人,并且是年轻的女人。虽不是传说中那样的女人,但她要在桃花沟有所作为,对桃花沟人要做出自己的贡献,是桃花沟的历史上任何有能耐的女人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她在县政府办公室当了三年的干事,便调到桃源镇当副镇长。当副镇长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便毅然回了桃花沟,挑起了党支部书记的重担,并且在短短的时间里,就把这个一直落后的桃花沟给搞火了。因火得让人太吃惊,就免不了有人说三道四的:“嗨,桃花沟这个鬼地方,还真得要女人治理哪!桃花的三把火烧起来,把桃花沟一下子烧红了。”“一个年轻的红得发紫的女大学生,正是在官场上大显身手前程无量的时候,她能在桃花沟里呆多久?还不是镀金镀得发光时,屁股一拍就高升了。”“哼,农村工作像团麻,可不像吹灯草灰恁容易,可是需要耐力的。咱整了多年都撑不住,她要真是有本事的话,在村里整上三五年,唱好农村眼下热闹的几台戏,才能看出是不是个角。”

不管人们说什么,那就让他说去吧,是非曲直总有人说,但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事实。

昨天下午,桃花把从省里请来的专家们,送到县委宾馆后,夜里,又跟专家们讨论到很晚才休息。今天早上,她把专家们送走后,便搭车赶回了桃花沟。

昨夜下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春雨,洗去了覆盖桃花沟一个冬天的灰尘,桃花沟的村路上,农家小院的房顶上,特别是桃花山的山坡上,都洗得干干净净的。雨过天晴,遍地都散发着醉人的湿气,那湿气带着酸酸的、甜甜的、香香的、腥腥的泥土味,似乎在唤醒桃花沟人:沉睡的季节已经慢慢地过去了,忙碌的时候已经悄然地到来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千树万树的枝丫上,还挂着晶莹的水珠,在太阳的照射下,处处都闪闪地发着光。当桃花英姿飒爽地出现在桃花山上时,仿佛所有的光束,都集中到了她身上,她

好像真是一朵鲜艳夺目的桃花，一下子把桃花山都照亮了。桃花沿着山上的石板路，来到半山腰的古松下，伫立在那块巨石上，又将桃花沟的景色望了望，边望边回味着专家们话。两天来，专家们跋山涉水，跑遍了桃花山的坡坡岭岭沟沟岔岔，都说桃花山是宝山，有着得天独厚的发展山村经济的条件。张专家说：“桃花沟的桃子很驰名，桃花沟应该种桃树呀！”李专家说：“这么好的矿泉水，咋不想办法开发呢？”王专家说：“桃花沟的风景很秀丽，要建个疗养院或山庄，保准能够赚大钱。”赵专家说：“依我看，桃花沟最要紧的事是修路，要是进不来出不去，再好的资源也没用。”专家们很随便的几句话，就等于给桃花沟指明了出路，就等于给桃花沟作了近期和远期的规划，的确是难得的锦囊妙计呀！因为，桃花沟土地肥沃水又美，产的桃子又大又甜，是闻名百里的桃源。只是“以粮为纲”那阵子，大片的桃林被毁了，幸存下来的桃树，多数被村民们视若珍宝似的移栽到了自己的家院里。如今，谁能吃到桃花沟的大桃子，好比是尝到了人间仙果那样美。不仅如此，专家们还揭开了一个神奇的秘密，桃花沟人之所以都长寿，是缘于长饮桃泉的水。这泉水不仅味甘甜，还含有丰富的身体所需要的微量元素和矿物质，且不需要太大的投资，就能系统地开发，这将是桃花沟滚滚不尽的财源。还有在桃泉瀑布下盖疗养院，吸引那些城里人，到山清水秀的桃花沟来饮山泉、吃蜜桃，安心静气地疗养，这都将给桃花沟带来不可估量的收入。按照这几步走下去，桃花沟一定会有光辉灿烂的明天。展望专家们为桃花沟设计的美好未来，桃花端庄的秀脸上，不由挂上了幸福的笑容。

不过，桃花沟的事情也真难办呀！难就难在一个字——穷。桃花沟的确是太穷了，穷成了万难的根子。这些天，凡是说到花钱的事，村文书郭文志就勾头，脸黑丧得像要下雨的天。解决的办法是两个字——治穷。治穷就是按照专家们指引的路子，把村

里经济搞上去,让一级政权的权威真正地在群众中树起来。但要实现专家们提出的计划,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并不是靠一种热情和冲动、一身的力气和勇敢,就可以马到成功的。这需要发挥超人的才智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才能一步步实现的。

桃花边想边往村里走,不知是因为赶路还是心情激动的缘故,脸上沁出了细细的汗,脸色却是桃花样的红。当她走到桃泉时,捧起泉水洗了把脸。春水虽没有冬水寒,但仍是冰凉冰凉的。桃花唏嘘了一声,赶忙用手把脸搓了搓。紧接着一阵山风吹过来,带着丝丝的凉意,霎时便驱散了她身上的热,她突觉得一身的爽。桃花站在山坡上,望着“哗啦啦”流去的泉水出起了神。这泉源在三座山相间的山腰里,枯水季节,她好像是大山的血液,滋润着美丽的桃花山;丰水季节,她又像是顽皮捣蛋的孩子,时断时续地喷出一颗颗硕大的水弹,又一下一下地落在泉口下面的岩石上,老远就能听到“咚——咚——”既有节奏而又悦耳动听的响声,然后喷珠溅玉般地散开去,再流入山下的桃花河。桃花河又使桃花山充满了独特的灵气,所以,出产的桃子最好吃。很久很久的时候,就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桃花沟就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王母娘娘每年召开蟠桃会,都要派仙女们到这里摘桃子。仙女们每次到这里,都要在桃泉里洗个澡,把她们满身的香汗和仙气,都留在了桃泉里,才使桃泉的水如此的甘甜,并使吃桃泉水的人们都长寿。神话固然不可信,但桃花沟山清水秀风景美,这可是远近闻名的。因此,在桃花沟的历史上,为争夺这里的好风水,曾发生过许多穷人和富人、个人和集体的争斗。这些久远的故事,桃花的父亲——苏叔阳老人活着时,能一段接一段地讲给桃花沟的后人们听。现在桃花沟的年轻人,就是随便找一个,也能给你说几段。但故事毕竟是故事,历史的风烟就像清晨的朝露,只留下淡淡的水痕。勤劳勇敢的桃花沟人,已进入商品经济时代

了,这新的历史怎么写?虽然已有了模糊的轮廓,但毕竟是刚刚磨好墨,距离落笔还很远。就像这桃花将开的三月,虽然已经有了微微沁人的暖意,但寒冷仍死乞白赖地还没有完全地退去;桃树上虽然结满了一串串含苞待放的花蕾,但并不能说明收成啊,说不定,随时都会下几场严霜和冰雪,将盛开的桃花包括即将成熟的果实给摧毁掉。

有些事,桃花凭感觉已经想到了;但有些事,凭她的年龄和阅历,她是不可能想到的。首先就是劈山开路这件事,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多少年来,桃花沟人要想出山去,都要顺着出村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像虾似的爬上爬下三架坡,再趟过一条桃花河,然后走二十里山道才能上大路。自从前年县里往桃源镇修通了公路后,桃花沟人出山的路一下子缩短了十五里,这给桃花沟人带来了很大的方便。但是,这五里路还得翻一座山包过一道沟,别说汽车、拖拉机进不来,就是架子车上下也艰难,这仍然是桃花沟人致富的“拦路虎”。要想富,先修路。可以说,桃花沟人做梦都在想啥时候汽车才能从老虎嘴直接开到村里?打不开进村的道路,一切计划都是白搭。因此,专家们为桃花沟人划定了一条最为捷径的路线,就是从这座山的半山腰,直通外面的山口。要说修这五里路,凭桃花沟的人力和物力,拼上月把儿的时间,就可以基本上打通了。问题是村里的二毛子,三年前拦住“老虎嘴”,建了一座砖瓦窑,现在生意正红火,要修路就得扒他的窑,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何才能解决这件难办的事情呢?

常言说无风不起浪。村里决定要修路的事,就好像是一阵温暖的风,先是吹皱了桃花沟这潭平静的水,随后掀起了缓缓的浪。很快,村里村外,家家户户,男男女女都被卷进这风浪中。

苏家、关家和黄家几大家族,祖祖辈辈都居住在村中央。苏家住在最北边,宅前百十来步地,是一个占地十几亩的大水塘

关家住在塘东边,黄家住在塘西边。这几姓人中又相互轮流新旧交替地在桃花沟里执过政,因此,三家中间那块三千多平方米的大空场,谁也不敢去占用,不知多少年代以来,它就是桃花沟人公共活动的场所,桃花沟不管有啥大事,都会在这里发生和消亡。特别是生长在空场中央的那棵两三个人合搂粗的大槐树底下的大碾盘,往往是消息传播的中心。比如说集会、唱戏、放电影,这里是最好的地方,但山村里发生这样的事是有数的,用处最多的是吃饭。桃花沟人吃饭有个老习惯,除去刮风下雨和来客,一般都不在家里吃,往往是出来凑饭场。天冷的时候晒太阳吃,苏家宅子的院墙下,那是最好最干净的太阳地儿,吃早饭和午饭时,大老爷们儿离老远都要往这里凑。天热的时候找树阴地儿,大槐树底下的碾盘上,那又是最好的地方。因此,大空场实际上就是村里人的大饭场。不过,那些年吃的是红薯窝窝头,外加蒜汁或咸萝卜。这几年换成了大米和白馍馍,桃花沟人说是“大白虚”,还有用猪油炒过的蔬菜。要说单是为吃饭,在哪儿都能吃下去,为啥非要到这儿来?这里边就有学问了。因为,过去山里人一年到头在山沟里转,很少有机会到山外去,山外边一件很平常的事,在山里就算是新闻了。村里有人出山去,回来后总能说一大堆儿稀罕事。但山里头人又很勤劳,每天都是起早贪黑地在山坡上忙活,山坡地又小又分散,干活时,只能听见声音却见不到人,想说话闲话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吃饭和凑饭场,就成了桃花沟人相互交流信息的机会和场所。大集体生产的时期,生产队还经常在这儿召开饭场会,传达上级的政策,通报集体的决定。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交通和宣传工具都发达了,就连广播和电视也发展到了山沟里。桃花沟人出山的机会也多了,看到的听到的也多了,和山外沟通的机会也多了,山里与山外除了地域和环境外,已经没什么差别了。桃花沟人虽然再不需要利用饭场来交流,但

是，多年来养成的老习惯是不可能轻易改掉的，况且，村里的闲言碎语也总是不能少了的。比如，谁家孩子考上学，谁家婆媳不和睦，谁家姑娘要出嫁，谁家要接媳妇等，饭场里总要有人发“评论”。还有上级颁布的新政策和村里发生的涉及大家伙儿的大小事，更免不了有人要发议论，也可以说是讨论，所以，这饭场仍有它现实的意义。你看，说着说着，饭场可就形成了。

最先到的是村里的“老神仙”黄少中，老头已八十一岁了，白发白须甚至连眉毛都白了，但是眼不花，耳不聋，背不驼，走路仍然是雄赳赳、气昂昂，两条腿比年轻人还有劲，挑起百十斤的担子走山路，照样是颤悠悠地小步跑。因他年纪大辈分又高，在老弟兄之间排老二，村里的大人孩子们，有叫他二爷的，有叫他老二爷的，还有叫他老老二爷的。但山里人说话好简单，因此，本姓的都叫他二爷，外姓的都叫他黄二爷。本姓的人没有外姓的多，这样一来，黄二爷就算是官称了。

要说黄二爷这人可不简单，算得上桃花沟顶尖的人物。他小时候曾上过三年学，就凭这一点，当时在桃花沟就了不起，后来又跟人练过三年武，算得上“文武双全”的人物。家里人盼他有出息，村里人也盼他有出息，黄二爷也确实出息了。不过，他的出息很传奇，当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事。他十八岁那一年，队伍在县城里竖起了招兵旗。黄二爷正好去县城卖山货，路过招兵的地方时，那位满脸胡子的营长见他长得结实又挺帅，便极力劝他去“吃粮”，并跟他讲了许多“吃粮”的好处。黄二爷经不住外面世界的诱惑，加上年轻人的心性野，毅然前去“吃粮”了。黄二爷到了军队后，因识文断字又会几路拳，很快受到了上司的赏识，没多久便当上了旅长马奇的勤务兵。后来，他跟随马奇鞍前马后，跑遍了大江南北山东山西，长了不少的见识。黄二爷虽然身在旧军队，但因他读过几年孔孟的书，却没染上坏习气，之所以要在旧军队

里干,就是想混个一官半职出人头地,为山沟里为家里争点气。但是没落的旧军队,并不是黄二爷理想的地方,当他看到当兵的欺负老百姓,兵匪一家祸国殃民,顿时心灰意冷了。特别是军阀之间为争地盘连年混战,黄二爷看到一个个活生生的好弟兄,成排成排地倒在血泊中,年轻轻的生命眨眼间魂飞烟灭了,这对他是残酷的打击,更使他萌生了逃跑的念头。但真正导致黄二爷离开军队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那是黄二爷在军队里的第三年,他因在战场上救过马奇的命,当上了已经是马师长的护兵排长。应该说,马奇对他还是不错的,错就错在马奇不该娶第四房小老婆。故事就从这儿发生了。

马奇的第四房小老婆,是一个戏班子的小戏子,人长得确实很漂亮,人送外号“俏八哥儿”。山里人有句俗话:鹌鹑、戏子、麻利猴,喂不熟。“俏八哥儿”是马奇仗势抢来的,家里还有三个如花似玉的女人,马奇又是五十出头的老家伙,岂能受得了四个女人的折腾?还有一个很难启齿的原因,那就是别看马奇上了战场有虎威,但在床上却没雄风,不论跟哪个老婆干那事,都是勉勉强强的。所以,别看他霸占的女人多,只能做好看的摆设,膝下连一男半女都没有。更使马奇难办的,是大太太的娘家有势力,他不得不全力侍奉她。跟“俏八哥儿”热乎一阵子后,马奇便不得不把她丢下了。但“俏八哥儿”正值风流的当年,岂能受得了独守空房的寂寞,更不愿和马奇相厮守。再说,她早有一个情哥哥,虽说被棒打鸳鸯拆散了,但她无时不在怀念他,不管这辈子能不能与他再相见,她也决不愿跟马奇做小老婆。时间不长,她便又有了意中人,那就是黄二爷。只是时机不成熟,她只能耐心地等待。

秋后,机会终于来了。马奇因走私军火的生意,要到南京去联络,为防止消息被走漏,只带了副官一个人。“俏八哥儿”不由

心中暗喜，让黄二爷二更时到她房间里，只说是有件重要的事。黄二爷不敢不去呀，只得按时赴约了。一到“俏八哥儿”的房里，他便一下子惊呆了。只见在暗弱的灯光下，“俏八哥儿”身穿轻纱来迎接他，那轻纱薄得不能再薄了，就像是啥也没有穿。黄二爷不敢看，又忍不住看，心里说：“俏八哥儿”的身子可真美呀，那该高的地方实在高，饱满得就像是泥捏的；那凹的地方实在凹，就像是神秘莫测的大峡谷。曲线也是再巧不过了，再高一点就是臃肿，再凹一点就显瘪了。那皮肤也是实在白，就像是一堆纤尘不染的雪；那皮肤更是实在的细，细腻得就像是玲珑的玉，使人碰一下就心疼。那双忽灵灵传情的眼睛，也不知是天生的，还是做戏子时练就的，一下子就能把人的魂魄给勾去。这是一朵芬芳的鲜花儿，黄二爷多么想伸手采下来，一口把她吞下去。可她毕竟是马奇的宝贝，他就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敢给马奇戴绿帽子。但又不愿放弃这样难得的好事，痴痴呆呆地望着“俏八哥儿”，身子竟不能动弹了。待他清醒过来时，“俏八哥儿”早已扑了过来，搂住他的脖子娇滴滴地说：“哎哟，我的的小哥哥，你可把我给想死了！”紧接着，身上的轻纱也飘落在了地板上，赤裸裸的身子在黄二爷的胸膛上磨蹭起来。那身子柔若无骨，再加上满身的异香，这让刚二十出头的黄二爷不能不动心。况且，火气正旺的年轻人，有谁不想女人？但黄二爷可不像其他当兵的，一有空就去逛窑子，回来后还不知羞耻地卖弄。他对那种行为是鄙夷的，他需要的是彼此的真情。可惜，他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艳遇。今天，面对“俏八哥儿”的挑逗，正应了色胆包天这句话，他再也控制不住欲望之火，两条胳膊不由自主地伸向了“俏八哥儿”的纤腰。怕她从自己怀里飞走，又怕伤了她似的，力量用得是那样巧。同时，身体中一种潜在的本能喷薄而发，他一下子将“俏八哥儿”抱起来，又轻轻地把她放到了红缎锦被的牙床上，没几下便甩掉了自己的衣服，

又一下子趴在了“俏八哥儿”的玉体上。当两张嘴胶合在一起时，黄二爷全身心地投入了。黄二爷感觉像触电、像燃烧、像进入了无法描述的幻境，但还是小心翼翼地，生怕弄疼了她。不过，随着“俏八哥儿”肆无忌惮地挑逗，他再也不顾忌什么了，很快掀起了暴风骤雨雷鸣电闪。“俏八哥儿”需要的正是这种刚劲有力的威猛，忍不住发出了撩人的呻吟。一个青春似火，一个柔情似水，直闹得波翻浪滚大汗淋漓。二人稍歇复来，一夜未眠，无限缠绵，山盟海誓，真是如胶似漆，只到雄鸡高啼才如梦方醒。

两个有情的男女，一旦肌肤相亲后，便是难分难离棒打难开。后来一连好几天，俩人都按时赴约，说不完的温情话，做不尽的风流事。正当俩人合计着远走高飞厮守终生的时候，却不料东窗事发了。

在男女情爱的事情上，男人总是表现得很沉着，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而女人总是沉不住气，不是变得沉默寡言，便是得意忘形。“俏八哥儿”自从与黄二爷偷情后，一反过去郁闷不快的常态，涂脂抹粉精心打扮起来，脸上又恢复了昔日的红润，一双好看的凤眼里，经常忽闪着迷人的光。这种反常的举动，咋不让别人起疑呢？

“这小狐狸精一定是偷汉子了，不然不会这么浪。”一直对“俏八哥儿”不怀好意的大太太，吩咐贴身佣人张妈，暗暗地盯了“俏八哥儿”的梢。夜深人静后，黄二爷像往常一样翻墙越院闪入“俏八哥儿”的房里，张妈像个幽灵似的忙跑到大太太的身边，轻声嘀咕了一阵子。也是女人做事不沉着，大太太一听说有奸情，当即叫起二太太、三太太还有几个佣人和伙头军，堵住“俏八哥儿”的门，要捉奸。黄二爷和“俏八哥儿”正在兴头上，一听到门外有动静，兴致霎时烟消云散，惊慌失措地爬了起来。门被剧烈地撞响了，黄二爷一急抓住了盒子枪。还是“俏八哥儿”走南闯北经验

多，忙按住他的手腕，说：“这是啥事，你还跟人家拼命呀！还不赶快躲起来。只要他们不见人，就什么事情也没有。”说着拉开了衣柜，把黄二爷塞进了柜子里，接着“啪”一声上了锁。“俏八哥儿”这才恶声恶气地嚷道：“哪个想挨枪挨刀的这么凶，半夜三更砸奶奶的门，就不怕我剁了你的手指头。”然后，从枕头下摸出马奇送给她的这支崭新精致的小手枪，气势汹汹地一把拉开了房门，给站在前面的张妈“啪”地就是一巴掌。大太太一见事不妙，忙挺身站出来训斥说：“好你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竟敢动手打我的人，难道你不要家规了？张妈，把她给我弄进去。”

“俏八哥儿”冷笑了几声，说：“我说这家狗咋也敢咬自己人，原来是吃了王婆的迷魂药。大太太，明人不要做暗事，你到底是想咋着吧？要不把话说明白，谁敢踏进我的门，我就打断她的腿。”

大太太两手卡在腰里说：“嗨嗨，偷汉子，嘴还这么硬，男人就这几天没在家，你就勾引野男人，你可真是要翻天了。哼哼，不怕你不见棺材不掉泪，二太太、三太太，你们跟我一齐来，待把那个小白脸从她床底下拉出来，看她还嘴硬不嘴硬。”

没等二太太和三太太动身子，“俏八哥儿”便把话抢过来，说：“嗨，我说这深更半夜里，窝子狗咋乱叫唤，原来是有野男人钻谁的被窝了。可你大太太凭什么往我头上泼脏水？你吃醋也不能这样吃，是你蹲在我门口看见的，还是哪个狗眼看错了人？既然这样，咱可得把话说明白，要在我的屋里头捞出来半个野男人，我甘愿让五马来分尸；要是找不出男人呢，我可不能白白受这气。大太太、二太太、三太太，咱就一个一个地挨着搜，搜不出野男人决不罢休。还有啊，咱不仅要搜床底下，这箱子里、柜子里都要搜，当着这佣人、伙头军的面，把每个人的私房钱，还有那些陈毛烂私器的东西，都翻出来让看看。多的就给少的分一分，也算咱